



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三辑

# 动词谓语句

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壮语、侬语、苗语、瑶语、布依语、仡佬语、毛南语、京语、毛南语、京语、毛南语、京语

主编 摇摇 李如龙 摇摇 张双庆

暨南大学出版社

鸣谢

清水茂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日本三菱基金会( 栽稟耘 鑿志醫案云標 敬博輔上 )

# 序

我国的方言研究 ,从扬雄开始 ,经历了两千年。早期的研究 ,着重词汇方面的比较 ,魏晋以后 ,开始注重方音材料的汇集。清代对方言的探讨 ,音义并重 ,兼及字形 ,成就十分显著。五四以来 ,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开创了方言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学者已不满足于孤立的词语的探源和片断的材料的审视 ,要求对汉语方言作全面的调查 ,分别区属 ,系统描写 ,以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成绩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不足之处仍然存在。其一是词汇、语音方面收集的材料多 ,而语法方面收集的材料少。在语法方面 ,词法的分析多 ,而句法的分析少。

也许有人认为 :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微乎其微 ,可开拓的地方甚少 ,我看未必。

我是湖南长沙人 ,离开家乡 缘园多年了 ,说家乡话难免混杂一些外地口音 ,夹进一些四方词语。如果要研究长沙话的语音和词汇 ,还得回家乡进行实际调查。不过 ,要说到长沙话的动词谓语句 ,稍微想一想 ,就可以讲出几点来 :

第一 ,用“有”作补语 ,表示动作行为属于已然 ,同时说明程度深 ,次数多 ,时间长等等。例如 :

摇这孩子不听话 ,我真气得有。

摇他常常老晚才回家 ,我实在等有。

如果把“气得有”换成“有得气”，把“等得有”换成“有得等”，说明是未然，而不是已然。

第二，普通话的趋向动词“上、下、进、出、回、过”都可以与“来、去”配合使用，只有“起”能接“来”，而不能接“去”。在长沙话里，“起去”的用法并非罕见。例如：

摇像这样等起去，不晓得等到哪一天。

摇再这样热起去，菜秧都要干死了。

“起去”的含义与“下去”有些不同。“下去”表示继续，如“你说下去”。“起去”表示事情早已如此，如今仍继续进行。

第三，“得”可以单独作补语，相当于普通话“极了”。例如：

摇这场球赛紧张得！

摇南京路上的人多得！

这里的“得”重读。可以认为“得”后边隐含“不得了”之类的意思。另外一种用“得”收尾的句子含有轻蔑的意味。例如：

摇连输两场，看你还吹得！

摇你看你，把好好的东西搞得！

前一句隐含“吹得天花乱坠”的意思，后一句隐含“搞得乱七八糟”的意思。

第四，近代汉语里，有宾语和补语都出现在动词后边的用法，如“宋江攻城得紧”（《水浒传》）、“奉承得他好”（《碾玉观音》）。这种格式在长沙话中也常有。例如：

摇你骂得他好。（越骂他骂得好）

摇别小看人，我花得钱起。（越花得起钱）

这里谈的只不过是一鳞半爪，分析也很粗糙，不过想借此说明方言语法值得探讨。特别是动词谓语句，形式多样，变换复杂，各种方言都有它的特点。

这本专著收集的是学者对方言语法研究的成果。分开来看，

每篇有自己的特色。总起来看,作者治学严谨,观察细致,在方法上必将给今后的方言语法研究以诸多启迪。

张摇斌

1995年 8月 远日

## 前摇言

东南部汉语方言语法第二次研讨会于 1989 年 1 月在广东韶关举行。这次会议的论题是“动词谓语句”。在了解了各方言动词的体和态之后,希望能就各方言大量存在的动词谓语句作一番“普查”,看看东南诸方言间在句法方面有多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明知道这个题太大,大家都很难全面深入地研究,考虑到改变一种考察方法,也许会有另一种收获。

开会的结果确实也是如此,虽然研究未能十分深入,讨论也很难集中几点寻求突破;但是梳梳辫子之后,果然得到多方面的收获。

第一,十几篇论文所提供的方言事实就像一个博览会,五光十色,使人眼花缭乱。以往,人们总认为语法结构规律是语言中变化最慢的内核,汉语方言之间语法差异并不大;接触了这些材料,大家都深感到,即使在句法方面,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相当多、相当大的。所谓多是构成差异的方面多,差异的方式也多;所谓大是不同语法形式跨度大,有些事实是以前很少听说过的。

不妨略举数例。被动句的介词,已经发现的有 14 种之多。不但有常听说到的“被、让、给、分、乞、拨”,还有很少听说过的“拿、讨”等,不但有单音的,还有两个三个单音介词复合而成的,有的方言竟有四五种(泉州)、十几种(连城)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被动的

介词。有的方言表被动的介宾结构可以置于主语之前(金华:约大水头桥冲冲走——那桥被大水冲走了);有的方言可用介词的肯定与否定构成选择疑问句(安义:钱讨冒讨贼偷呱得——钱被贼偷了吗?);有的方言被动句容许有“光杆动词”(苏州、泉州、汕头)。又如几个常见的句型,都存在着十分灵活的语序。不止一种方言可以随意变换这些说法:打不过他 辘他不过 辘不他过;“给他一本书”又可以说“给一本书他 辘给一本他 辘给他一本 辘书给本他”。

第二,在五光十色的事实之中,只要定睛一看,稍加整理就不难概括出一些道道来,例如在种种动词谓语句中哪些方面差异大,哪些方面差异小,现在比较明朗了;在方言差异大的语法现象中,都使用了哪些不同的语法手段,其中不但有句法的(如语序)、词法的(如重叠式)、词汇的(如虚词的换用),还有语音的(如连读变调或读本调以区分声调单位)。在同一种方言中,区别不同语法规格式的条件可以有语义的(双宾句中动词属于“给予”义或“取得”义或“同一”义可以有不同的句式),有语用的(为了强调某个成分而给予某种语序),也有语法的(单音词、复音词、音节多少、词组的长短有无附加成分等等都可以是采用不同句式的条件)。经过横向比较,一定可以归纳出不同的语法范畴,可以区分不同的语法手段。

东南部的汉语方言有七八种之多,论其历史有长有短,论其地域离官话区有远有近。诸方言之间的关系,它们和共同语之间的关系历来也只有某些模糊的印象,而且这些印象多半来自某些古音类到现代方音的演变有什么差异。我们相信,经过方言语法的比较,一定可以归纳出某些不同的类型,从这些类型的差异大小去了解诸方言及其与共同语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

第三,横向的差异往往体现着纵向演变的过程,横向比较显示

的不同类型往往是纵向发展的阶段记录。透过横向的比较,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历时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例如不论是处置式、被动式,在东南方言所见的介词都是从动词演化而来的,就词源说,有上古时期用过的动词,也有中古、近代汉语中常见的动词。有的至今还兼用为动词和介词,有的已经完全虚化。不同的虚化过程在构成句子时又有不同的组合能力,经过多种方言的比较,我们对汉语史上介词的由来和虚化的过程特征一定可以得到更多具体而可靠的理解。

第四,语言的演变不但有本族语自身的变异,难免也有亲属语言、周边语言之间的相互渗透。关于汉语及其方言与汉藏系诸语言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些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很大的关注。已故的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曾提出:“一定要根据古代文献中已知的‘纵’的变化与地理类型上被确实的‘横’的推移相对照,然后去追寻语言发展的踪迹。”他甚至认为:“语言历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不是由该语言内在的因素引起的。”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周围语言的互相影响,和作为其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发展。(《语言地理类型学·结论》)东南诸方言在动词谓语句上所表现的某些重大差异,例如受事成分的前置(你门关好),究竟是不是“宾语”的提前,算不算 蕴灾型,或者本来就是主谓谓语句;某些修饰成分的后置(我行先)究竟是状语后置或本来就是补语,这些方言差异是古今汉语演变中固有的现象或是外来影响所使然,我们如果能联系各方言作纵横两面的周密分析,也许就能觉察到一些问题的真谛。

不论就某个或大或小的语法问题,要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罗列事实。因此,在讨论会上大家获得的共识是先罗列各方言点的语言事实作一番具体而有条理的介绍。为了不至于过于分散论题,大家约定这次介绍

的各方言的动词谓语句先集中于以下几点：

⊖ 处置句

⊖ 被动句

⊖ 受事前置句

⊖ 双宾句

⊖ 状语句中的宾语与状语的语序

⊖ 其他(如“状语后置”)

为了控制篇幅,这些论文着重于罗列事实,暂时不作深入的理论分析。为了日后便于比较,尽量按照相同的方法和采取相同的例句(但不可能都做到一致)。当然,普通话的句式依然是大家共有的参照系,也是比较的出发点。在成文的过程中,还给作者们留有一定的余地,可以有所详略,可以就某些问题作适当的发挥。这些体现各自专长的“自选动作”中,有对某些虚词的词源考释,对某些理论范畴的看法,也有与古汉语或其他方言的初步比较。此类发挥,有些也许对于日后的比较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材料,大部分是作者从自己的母语中提取的,大家对于母语都已有多年研究的经历,应该说可靠性相当高。当然,语言材料浩如烟海,语言的变异无处不在,这些材料也并非都是无可移易的,每种方言一般只有一个点的报告,离开了这个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事实。在语言材料方面我们还是希望同行们共同琢磨,给我们补充和订正。至于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自然是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了。我们殷切地期待着语法学的方家们对于本书的批评、讨论和研究。

李如龙

1985年 猿月

# 目 录

序 .....	张摇斌 (员)
前言 .....	李如龙 (源)
苏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刘丹青 (员)
高淳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石汝杰 (圆)
金华汤溪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曹志耘 (猿)
温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潘悟云 (缘)
温州话里带“起”字的补语句 .....	游汝杰 (苑)
休宁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摇平田昌司 (愿)
福州话的动词谓语句 .....	陈泽平 (员缘)
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李如龙 (员园)
汕头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施其生 (员苑)
屯昌方言的处置式 .....	钱莫香 (员猿)
连城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项梦冰 (员愿)
梅县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林立芳 (员缘)
赣语泰和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戴耀晶 (圆园)
安义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	万摇波 (圆猿)
香港粤语的动词谓语句 .....	张双庆 (圆源)

# 苏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刘丹青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主要描写苏州方言（下简作 苏 ）中以动词为谓语中心的若干句式及句法现象，着重讨论有方言特点的情况。

## 员处置句

员处置句的标记词“拿”

处置句是指普通话（下简作 普 ）“把”字句的方言对应句式，其特点是用处置辘轳格介词把受事成分放在动词之前。

苏 处置句的标记是介词“拿”[ㄋㄚˊ], 但它的语法性质和普“把”不尽相同。普“把”的介词用法是由“手持”义虚化来的，但今天“把”已没有“手持”义，而由动词“拿”表示“手持”义并兼作工具格介词。只在少数句子中，“把”可以跟“拿”互换。透露一点“把”和工具格的渊源联系。如：

摇摇) 他把我当外人。——他拿我当外人。

摇摇) 你能把他怎么样？——你能拿他怎么样？

苏 处置句标记“拿”也由“手持”义虚化而来，但是它同时存在动词“手持”等实义和工具格介词的用法，一身而兼 普 “拿”、“把”两个词的作用。其对应关系如下：

摇摇) 耐拿好伞。—— 普 你拿着伞。

摇摇) 俚拿大盆汰衣裳。—— 普 他拿大盆洗衣服。

- 摇摇头) 俚拿房子卖脱哉。—— 普 他把房子卖了。  
摇摇头) 耐拿大盆汰一汰。—— 普 彝尔拿大盆洗一下。  
遭你把大盆洗一下。

本文的标准是，只要是能译成 普 “把”字句而意义不变的“拿...”字状语句都归入处置句。

### 圆 处置句的基本情况

苏 处置句的基本情况跟 普 “把”字句相同。先看例句（括号中为 普 翻译）：

- 摇摇头) 耐拿介绍信带勒身边。（你把介绍信带在身边）  
摇摇头) 让俚拿闲话讲完仔。（让他把话说完了）  
摇摇头) 我拿玻璃窗擦清爽哉。（我把玻璃窗擦干净了）  
摇摇头) 俚穷得拿房子也卖脱哉。（他穷得把房子都卖了）  
摇摇头) 我拿搵本书看仔三遍嘞。（我把这本书看了三遍了）  
摇摇头) 拿酱油传拨我。（把酱油递给我）  
摇摇头) 我一直拿耐当好朋友。（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  
摇摇头) 先要拿萝卜削脱皮。（先得把萝卜削了皮）  
摇摇头) 耐拿上头葛意思讲一讲。（你把上头的意思说一说）  
摇摇头) 俚拿面孔一板。（他把脸一板）  
摇摇头) 大大小小事体拿老张忙得要臭死。（大大小小的事情把老张忙得要死）

摇摇头) 俚拿俚笃爷气得来吐血。（他把他爹气得都吐血了）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圆 处置句基本上用于及物动词，也可以用于使动用法，如 员缘) 员远)；圆 圆 “拿”介引的受事一般是有定的对象（但不一定出现有定标记）；圆 圆 谓语句动词前后一般要有补语、宾语或状语。但是 苏 的“拿”字句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 圆 苏 处置句的特点

圆 圆 普 许多适合用处置句的情况， 苏 既可用处置

句，也可以省去“拿”字，便成为 苏 中很常用的 齏灾句（参看 猿猿），这样， 苏 处置句的使用机会似乎就不如 普 多。如：

摇摇缘) 葬耐介绍信带勒身边。（义同 缘）

摇摇远) 遭让俚闲话讲完仔。（义同 远）

摇摇苑) 葬我玻璃窗擦清爽哉。（义同 苑）

摇摇愿) 葬俚穷得房子也卖脱哉。（义同 愿）

摇摇怨) 葬我搨本书看仔三遍嘖。（义同 怨）

摇摇员) 葬酱油传拨我。（义同 员）

当然，这些句子中有的在 普 中也能省去“把”，但总没有用“把”来得自然；而 苏 不用“拿”是很自然的。

员猿圆祈使性的“拿”字句，假如动词后有结果补语而没有其他宾语，常用代词“俚”（他 猿）复指受事成分，这个代词在译成 普 时不译出来更好，而在 苏 中则用了更顺口，而“拿”字倒用不用无所谓。如：

摇摇员) 耐拿衣裳侪汰清爽俚。越耐衣裳侪汰清爽俚。（你把衣服洗干净了）

摇摇员) 拿哀两段课文背熟俚。（把这两段课文背熟了）

摇摇员) 哀丈写勿大好，拿哀句闲话划脱俚。（这样写不太好，把这句话划了）

员) 的后一种说法在 普 中是很难成立的。员) 员) 苏 中也都可以有这后一种说法。

员猿猿“拿”字的介宾，常常用定指性的“量 垣名”结构，这符合“拿”的宾语一般要定指的倾向。如：

摇摇员) 俚拿封信哼脱哉。（他把那封信撕了）

摇摇员) 钞票再勿够，只好拿条项链押上去。（钱再不够，只能把这条项链押上去）

摇摇(圆) 一个号头辰光拿个北京侪兜转来哉。(一个月时间把北京都走个遍了)

“量 垣名”结构在句首、定语后和处置介词后都是定指，“拿封信”是“把这 辘封信”，“拿条项链”是“把这 辘条项链”，在动词后才是省“一”的无定成分（参看石汝杰，刘丹青 员(缘)）。

甬(德)源最重要的特点是，苏 并不完全排斥在“拿……”后出现光杆动词。如：

摇摇(圆) 姆妈，阿哥勿讲道理，拿我敲。(妈，哥哥不讲道理，打我)

摇摇(圆) 耐 纛拿小干骂，俚要吓葛。(你别骂小孩，他会吓着的)

摇摇(圆) 看见贼骨头逃，大家就拿俚追。(看见小偷跑，大家都追他)

摇摇(圆) 耐别样事体勿要弄，快点先拿信写。(你别的事儿别干了，先把信写了)

不过，这种光杆动词的自足性只维持在分句层次而不是单句层次——光杆动词处置句的前后往往须有其他分句，很难单独成为一个单句，如“耐快点先拿信写”就很不自然，而应说成“耐快点先拿信写好”。

圆“拨”字被动句及相关句式

圆(员)被动句的标记“拨”

普 被动句的标记词有“被、给、让、叫”等，北京口语主要用后两个。苏 的被动标记只有一个“拨”[甬<sup>2</sup>缘]，它来自给予义动词“拨”（参看 灏(圆)）。北京口语很少用“给”表被动，因此不排除“给”字被动句由南方作家根据类推带入 普 的可能。“拨”表被动时可加来自介词的“勒”[甬<sup>2</sup>缘](在)，意

义不变，这也与给予义的“拨”相同。下面举例只用“拨”，都可换用“拨勒”。

### ㊦“拨”字被动句的基本情况特点

“拨”字被动句和 普 的有标记被动句有同有异。先看例句：  
摇摇㊦) 小张拨大家批评脱一顿。( 小张被大家批评了一顿 )

摇摇㊦) 鱼拨猫吃脱哉。( 鱼被猫吃了 )

摇摇㊦) 杯子拨俚打破脱哉。( 杯子被他打破了 )

摇摇㊦) 我只手拨玻璃划开脱哉。( 我的那只手被玻璃划破了 )

摇摇㊦) 我 𠵹 带钥匙，拨俚笃关勒门外势。( 我没带钥匙，被他们关在门外头 )

摇摇㊦) 衣裳侪拨露水浸湿脱哉。( 衣服都被露水浸湿了 )

摇摇㊦) 俚拨汽车轧断一只脚。( 他被汽车压断了一条腿 )

摇摇㊦) 俚拨人家骗得去三千块洋钿。( 他被人骗去三千块钱 )

摇摇㊦) 小鸡拨黄鼠狼衔得去一只。( 小鸡被黄鼠狼抓走了一只 )

摇摇㊦) 墙头浪拨贼骨头挖仔一个洞。( 墙上被小偷挖了一个洞 )

摇摇㊦) 我拨耐肚皮也气饱未好嘖碗。( 我真被你肚子都气破了 )

摇摇㊦) 搨部电影拨人家讲得三铜钿糖也勿值。( 这部电影被人家说得一钱都不值 )

摇摇㊦) 爷娘相骂侪拨儿子听见。( 父母吵架全被儿子听见了 )

以上例子，既有结构比较单纯的被动句，也有比较复杂的。但基本上与 普 “被”字句或“给”字被动句相对应。此外也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拨”后一定要出现介词宾语，即使施动者不明，也要用个“人家”一类的代词虚指一下（如㊦例），不能有“他被骗走了三千块钱”这类说法。㊦“拨”字句

绝大部分都有明显的遭受、不如意之义。像“他被大家评为先进职工”、“小王被厂长表扬了”一类句子，在苏中绝不能“拨”字句来表示。獠因为是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不管动词是否已带结构补语，后面还常带个表示消失、损失、不如意的半虚化补语“脱”。灏跟“拿”字处置句一样，“拨……”后也可以用光杆单音节动词。如：

摇摇灏) 为仔搿桩事体，俚一直拨家主婆骂。（为了这件事，他一直被老婆骂）

摇摇灏) 我去唱，肯定要拨人家笑。（我去唱，肯定要被别人笑话）

摇摇灏) 鱼当心拨苍蝇叮。（鱼当心给苍蝇叮了）

此外，像普一样，苏也有被动处置合为一句的情况。如：

摇摇灏) 小鸟拨俚拿翼夹也剪断脱哉。（小鸟被他把翅膀都剪断了）

摇摇灏) 俚拨贼骨头拿电视机也偷得去。（他被小偷把电视机也给偷走了）

### 灏特殊的“拨”字句

被动句的典型形式是“受动者 垣被动介词 垣施动者 垣及物动词（垣结果成分）”。但有些“拨”字句不符合这一形式，也不具备典型的被动意义，而又跟被动句有关，我们称之为特殊的“拨”字句。

有些不及物动词，也能用“拨”字句，这主要是为了强调遭受、意外的不如意这类语气，但因为没有受动者，不能有受动主语，假如出现主语也只能由受损方来代替受动者。如：

摇摇灏) 昨日子拨个犯人逃走脱嘍。（昨天被那个犯人逃跑了）

摇摇灏) 我阿末一圈 跑好，拨 猿号冲勒前头去嘍。（我最后一圈没跑好，让猿号冲到前头去了）

这类句子有一种变体，就是让施动者当主语，再在“拨”后用